

上海滩三女杰

沙 陆 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沙陆墟 著 ●



上海滩三女杰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三女杰

沙 陆 墟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4,000 印张：11.5 印数：1——91,500

书号：10456·60 定价：1.90元

新书目：1—27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回	罗尘侠武艺出众……………	(1)
	张少云义气超群	
第二回	小飞燕芦荡救师兄……………	(12)
	老和尚岩洞藏义士	
第三回	天王寺前行僧显身手……………	(23)
	卖艺场里飞燕斗虎狼	
第四回	飞弹人钦佩飞弹人……………	(36)
	红粉女营救红粉女	
第五回	小飞燕巧布鸳鸯阵……………	(49)
	活阎王大做蝴蝶梦	
第六回	双上钩严君寿伏诛……………	(62)
	三突围白玉兰脱险	
第七回	坤伶演唱压群髦……………	(73)
	女侠绝招惊众贼	
第八回	万里香中计杀身……………	(87)
	段小玉代戏露脸	
第九回	缪落霞三更祭孤魂……………	(99)
	罗尘侠一手制两凶	

- 第十回 小飞燕怒打巡捕……………(112)
玉牡丹喜订合同
- 第十一回 季少庆喜赏金君玉……………(124)
张小佳强抢玉牡丹
- 第十二回 玉牡丹被劫送杭州……………(134)
小飞燕仗义离上海
- 第十三回 魏铁英船舱聚义……………(144)
高乐泉厢房献策
- 第十四回 罗尘侠救玉中弹……………(156)
玉牡丹负燕入屋
- 第十五回 姐姐橱中变戏法……………(168)
妹妹厅上耍花腔
- 第十六回 小飞燕蒙混出城……………(181)
交际花巧妙骗车
- 第十七回 师徒弃家送苏客……………(193)
姐妹思友探燕姑
- 第十八回 小飞燕报仇心切……………(205)
交际花访友情殷
- 第十九回 警务处落英访群魔……………(214)
众安桥宛娘诉双丑
- 第廿回 为报仇罗尘侠游景……………(225)
图诱敌缪落英撒谎
- 第廿一回 小飞燕诛仇天竺道……………(234)
大老板垂涎罗汉堂

第廿二回	青楼女忏悔三宝殿……………(243)
	碧眼儿污秽双峰寺
第廿三回	五百罗汉遭劫难……………(255)
	一双恶徒受惩罚
第廿四回	侠女寻尸获佛金……………(265)
	画家投友谈敌情
第廿五回	大学生慷慨骂国贼……………(277)
	县知事阴谋杀青衿
第廿六回	方珍结义三元店……………(288)
	白凤荐贤百乐门
第廿七回	小飞燕独战跳舞厅……………(300)
	独角牛小挫梵皇渡
第廿八回	田瑛失业骂雇主……………(312)
	方珍得函讽舞客
第廿九回	李菁菁受骗劝义妹……………(323)
	梅璐璐被迫嫁奸商
第卅回	酬知己飞燕卖枪……………(335)
	留事迹方珍求文
第卅一回	交际花厌世服毒……………(347)
	小飞燕返乡会友
后记	……………(358)

第一回 罗尘侠武艺出众 张少云义气超群

《鹧鸪天》：自古英雄草莽间，教徒卖艺两艰难；一身绝技空流水，世道崎岖实可叹！

天晓得，我心丹，无由报国保河山，添新白发悲年老，借问何时解倒悬？

开场诗：民间传统溯千秋，肝胆照人第一流；侠义并非都不好，且听小子说从头。无锡之西，太湖之滨，有座安阳山。此山丛林不如四大佛地的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此山巍峨也不如五岳的山东东岳泰山、陕西西岳华山、河北北岳恒山、湖南南岳衡山、河南中岳嵩山；此山风光更不如四大名胜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浙江莫干山、江西庐山。她的高度不过海拔二百四十米，和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世界屋脊、西藏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相比，端的是小巫之见大巫了。但别看这座小山，名气可大哩。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苏浙皖鲁四省的各行各业人士云集而来赶节场的，挤满了十里方圆的场地，因此号称“十万朝山”，这且不言。却说在民国八年左右，正是冯国璋与徐世昌交接大总统之时，这里有个武术家，名叫罗云天，已是年逾古稀的老英雄了。他是个血性男子，嫉恶如仇，所以虽有绝艺，誓不入科。罗老英雄有个儿子叫罗小天，他跟随

孙中山先生革命。辛亥之岁，在攻打南京雨花台时牺牲。遗有一女，名叫罗尘侠，当时只有十来岁，罗老英雄便教她武艺，拟将一身绝招传给她。罗老英雄在此同时，收了一个男徒，名叫张少云，年龄比罗尘侠长几岁，罗老英雄把他当作小孙儿一样看待。张少云今年已经二十四岁了。

这天，是庚申岁清明节，公元是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日。张少云早功之后，便向老师母要了两碗饭、几块白煮肉、几条油煎川鲢、一些豆腐、百页、一壶黄酒、两个空杯，两双筷子，都装入盖篮里。换了一套整洁短衫裤和鞋袜。又去街上买了冥镪、香烛。提篮出了陆区镇北街，来到安阳山麓，寻到父母的坟墓，只见已被野兔打了两、三个洞，有半面黄土也坍下去了。便向邻近农户借了一把铁耙、一把铁锹、一把扫帚，填好了坟，扫去了四周的败草、兽粪，垒了两块圆整的茅皮头新土，在坟墩头上各压了一张白纸。然后，随地铺上饭菜，斟了两杯黄酒，点好香烛，磕了三个响头，告道：“爸呀，娘呀，你二老吃了一世苦，把我养育成人。做儿子的不能在你们活着时多作孝敬，现在只能请二老在九泉之下吃我儿子的两杯淡酒，几样粗肴。二老若有灵，就受用了吧。”说罢，两眼都流下泪来了。化了冥镪，又拜了三拜，把酒浇了地，收拾碗筷、菜肴。看看坟墩头上的新土有一坎摆得不那么稳正，又重新去摆着实了。之后，便提了盖篮，还了铁耙铁锹、扫帚，取路回陆区桥来。

不一刻，张少云已走上大桥，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右手抱个婴儿，左手搀个男孩，穿得破破烂烂，正在石栏边啼哭。张少云上前一看，有点面熟，但记不起是谁家的嫂嫂，便问道：“这位大嫂嫂，为何在此哭泣？”那妇人听得有人问话，便

抬起头来，却认得是张少云。答道：“原来是张家叔叔。只因孩子的爸，在前年年底替盛茂杂货号推帐米，牛头车撞翻了他家的一龔豆油，要赔十块大洋钱。我们家是推一天车子吃一天的，哪来的储蓄？逼得紧，没办法，向赵大兴借了印子钱。真是流年不好，他爸又病了，老的要请医吃药，小的整天哭着要吃饭，没办法又向赵大兴去借债。就这样利上滚利，稻换米，米换麦，麦又换米，滚来滚去，换来换去，到去年冬天一结账，整整亏了他五十块大洋。”张少云才清楚这个妇人就是赵家庄上推牛头独轮车的姚根生老婆。寻思：“这病还不是气闷出来的。昨天我到安阳第一楼去泡茶，听说姚根生一共借了赵大兴二十几块钱，本钱还了一半，只有利息没清。”便道：“怎么一年之中，滚了这许多利息呢？”妇人答道：“这是寒冬滚雪球，越滚越大，谁也不懂这道理。隔壁杨太婆对我说：‘欠了赵财主的钱，好象向苏州上方山借了阴债，一世也还不清的。’”张少云说道：“大嫂，一世还不清，就不还嘛！”姚大嫂说道：“叔叔，你倒说得轻松。孩子的爸，昨天关在图董王大先生的牢里，听说还吃了打。限定三天本利全部拔清。”张少云说道：“听说姚大哥已还了他一半本钱，哪来这许多利息？不评评理吗？”姚大嫂说道：“人家有财有势，评什么理？！叔叔，你不知道，我们借他的钱，有借据，有中保，白纸上落了黑字。我们还他的钱，却没有把借据收回来，就被赖了！我们根生两眼不识一个大字，现在凭借据讨债，三天之内不清还，就送到无锡县衙门去吃官司。叔叔，你想，他爸关进班房，我们母子五口靠谁过活呢？”说着，姚大嫂又啜啜呜呜哭个不休。张少云年少气盛，哪里还忍得住？说道：“大嫂，不要哭，明天，我给你送钱去。”姚大嫂虽有点不相

信，但还是连声称谢，脱开手搀的孩子要跪下来了。张少云连忙双手把盖篮挡住了她，便大踏步下桥而去。

张少云路过茶食铺，看见才出炉的枣泥芝麻饼，便买了五个，用《申报》纸包了。来到师父家，知道师母在厨房里煮午饭，便一直往灶前，递过盖篮，说道：“师娘，东西都在里面。”罗老师母接了盖篮，放在一边。张少云又说道：“鱼肉也在里面。”罗老师母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了。”张少云又递过一个纸包，说道：“师娘，里面有五个麻饼。”罗老师母笑咪咪地接了过去，说道：“少云，老是这样孝敬我两老，你挣来的钱可不容易呵！”张少云说道：“多承师娘爱护我，我还觉得太薄哩。”罗老师母说道：“你家师父，现在老了，不那么有兴趣跑河港，否则这皮行^①生涯，还可弄个苦开销，对你也有好处。”张少云听了，心想：师父年老不大愿意出码头，这卖艺治伤一行，顺风时，一手好进账；若年头不好，这就难说了。但师娘是有些私房钱的，若肯移借一下，便可解救姚家之急。平时师娘十分招拂我，何不就向她老人家商量呢？正欲开口，谁知话到嘴边又缩了进去。

张少云便离开厨房，寻找师妹罗尘侠讲话。按照辈份，罗尘侠是罗云天的孙女儿，张少云是罗云天的徒弟，罗尘侠应该叫张少云叔叔。但他们的年龄只差几岁，所以他两人便兄妹相称了。张少云来到一处人头拥挤的广场上，只见师父正在指点罗尘侠一百二十五套梅花枪。张少云寻思：“师妹不是有些首饰吗？兑换一下，便可借给姚家救急。师妹素来慷慨，平时急人之急，忧人之忧，知人有难，倾囊不惜，我把姚家

① 皮行，江湖行话。即以卖弄武术，吸引观众，替人医治跌打损伤为营生。

之事告诉她，一定会得到她的全力相助。”再一想：“不行，师妹的首饰，点篷^①时要用的。她没有积蓄，也谈不到倾囊……”张少云正在思忖，突然一阵掌声，把他的眼神吸引过去了，只见罗尘侠使出浑身解数，一手绝招。有《浣溪沙》一首为证。

五五相乘朵朵花，谁人功底胜过她？浑身解数现龙蛇。
舞动银枪身不见，光芒万道掩朝霞，满场观众叫呱呱。

张少云不禁也叫起好来：“师妹一向以飞弹为拿手，不想枪法竟有如此绝活！”一套梅花枪耍完，罗老英雄回到屋里去了。四周观众也散走了。场上只剩下几个孩子不肯走开，看着罗尘侠收拾刀枪把子。孩子们非常欢喜罗尘侠，因为她身轻如燕，身材并不高大，所以大家叫她小飞燕姐姐。张少云早已取消商借首饰的打算，认为要助人，便得自己拿出钱来，如何叫别人破钞呢？两人一见面，彼此招呼一声，张少云便帮着她把武器搬进屋里去。午饭以后，张少云只是想：如何在今天晚上拿到五十块钱。既然不便向师娘、师妹开口，那么这许多钱到哪里去拿呢？在这镇上和乡下虽有不少知己朋友，但都是穷汉，自己的粥饭还在财主的米囤里，买一顿吃一顿，哪来的钱赈济别人呢？

张少云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起一个人来了。此人姓曹名大庚，住在大街的河对面，是师父罗云天的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只向罗云天学医，所以在习惯上的称呼是先生和学生，不叫师父和徒弟的。罗老英雄在前清时代，也参加

① 点篷，江湖行话。即用说唱或弄武术、魔术等等手段来吸引观众。

过帮会组织，而且是通字辈。后来帮会为流氓所利用，他就不肯出头露面了，所以从来没有开过香堂，收过门徒。曹大庚是个走江湖卖药草的摇虎撑郎中，俗称走方郎中，他在河港上称罗老英雄为老元，这样，走到哪里，就不会被地头蛇欺诈。老元，是跑河港的村店。村店，好听点叫行话，不好听点就是黑话。这个曹大庚虽是个走江湖的郎中，为人倒也朴实；他和张少云的感情很好，所以张少云想起他来了。张少云寻思：“曹老大跑河港、卖药草，手头还宽裕，人又慷慨，不如去向他移借五十元吧。”主意已定，便一口气从东巷门而出，过了小木桥，寻路来到曹大庚的家。一进门，只见曹大庚正在藤躺椅里呼呼地打中觉。这位走方郎中，年已三十多岁，一身黑肉，生得体格健壮，肥头胖耳。性格随和，没有棱角。然而对朋友却十分热心，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做。因为在节场上很做了些生意，此刻心情舒畅，睡得一佛不出世了。张少云叫道：“老大，可要醒醒哩。”曹大庚听得有人叫魂，便醒过来了，睁开眼睛一看，见是张少云，马上坐了起来。说道：“阿弟，什么时候来的？我却在阎王殿上见鬼哩。”张少云说道：“太阳荡在半天，见什么鬼？”曹大庚说道：“小鬼骂我说嘴郎中医不好病，枉死城里尽些冤鬼。他恶狠狠地要拖我去看，却被阿弟喊醒，救了我的命。”张少云说道：“你真是白日做梦！”曹大庚说道：“阿弟，你此刻来，有什么要事吧？”张少云便把姚根生的事讲了一遍，说道：“我已答应姚大嫂，替他们还了这笔阎王债，今晚须设法五十块钱。”曹大庚说道：“这钱应该设法，若不把他赎出来，恐怕没命了。”张少云问道：“为什么？”曹大庚说道：“你还只听到他老婆讲一半哩。财主赵大兴和图董姜辅王是穿的一条裤子。这个阿王图董是

靠了赵大兴拿出钱来向上司运动到这个肥缺的，平时一意鱼肉乡民；但对赵大兴可听命哩，赵大兴要他做什么事，他十分巴结。王大先生要向赵大兴拿点钱也十分便当。他们象只褡裢袋，反正都一样。这次赵大兴向姚根生讨债，姚根生没钱还他，便去姜辅王处告状了。当然这状子一告就灵。姜辅王马上派街皮两名把姚根生揪到镇上，关在水龙宫里。”张少云问道：“水龙宫是安放救火水龙的，把姚根生关在那里做什么？”曹大庚说道：“这是王大先生的土牢。姜辅王先叫哈迷蚩薛多裕去问姚根生，这笔债何时偿还。姚根生说，已经还清了。哈迷蚩就把话传给姜辅王听，王大先生便派街皮把姚根生吊起来打了一顿，说什么此风断断不可开。借债不还已经罪不可恕，还要矢口赖掉，显然是个刁民。不毒打他一顿，再送县究办，就难禁效尤。大家学样，赖债的就多起来，我这个图董也就做不下去了。”张少云听了，非常气愤，寻思：

“债，明明还清了，却逼他加倍还，又反说他赖债，这是什么章程？如今人在他们手里，有了钱才能赎出来，否则定要送官。官铺子是他们合伙开的，还能不帮着赵大兴说话。姚根生的命就在他们手里。现在只有先设法五十块钱，才是头等要紧事。”便道：“老大，我已答应姚大嫂了，替她想法弄五十块钱。但我自己没有钱，又不好意思向师娘和师妹开口；没法想，只能跑到你老大这里来了，请你老大借给我五十块钱，解了姚根生这个结。我替人家做散工，两年之内，终能拨还给你的。”曹大庚说道：“阿弟，不是我不答应你，你也知道的，我的钱都在嘴面上，即使在节场上得了些顺风，也要做药本钱。趁这春二三月赚一笔钱下来，一年吃着就不愁了。况且这五十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算来要十石白米钱，哪里

凑得齐？”张少云说道：“这样说来，这个结就难解了，我不能眼看姚根生一家受这急难，火里水里都要去拿五十块钱出来，拼着命也要去抢五十块钱给他们。”曹大庚听了，笑了起来，说道：“阿弟，若是肯去抢，那就好办了。我是说嘴郎中，要把别人家袋里的钱说出来是容易的，也不能不下本钱；果然是说真病卖假药，对自己的良心有亏；拿人家的钱，总想医好人家的病，药也不能用假的。当真做医生的后面都跟着些冤鬼，日子也不好过。可是，你阿弟比我说嘴郎中强得多，你有一身好本领，不用手抢它一点来，就枉空了你的千日之功！我做师兄的，不是教你做强盗，如今穷人家有患难，富人家把钱躺在箱子里发霉，也不公平，你何不去抢它一票来呢？这勾当也有个名堂，叫：劫不义之财，解倒悬之苦，是件好事嘛。”张少云说道：“没办法，也只有走这条路。反正我抢来的不是给自己享乐，是救人家性命的。我就担一次风险吧。但不知向何处去抢？”曹大庚说道：“若是说抢，门路倒很多，却也要有分寸，譬如说，赵大兴枕头边横着有钱，这一次就不能抢他的，把他的钱抢出来再还他的债，他马上起了疑心，这岂不是想救姚根生反而害了姚根生吗？近地的财主虽然也有几个，但也不能去抢，近在眼前容易失风，兔子是不吃窝边草的。我们要抢钱，只有到外县去开它一次生意。隔县捕人须转请府衙批办，办案就麻烦了。但太远也不行，要一夜之间能够来回，否则明晨如何交钱给姚大嫂？离这里较近的有戴溪桥、周桥，镇上都有大户。戴溪桥有奚家、杨家，奚家做医生，得来的钱颇不容易，不抢也罢。杨家有千多亩租田，冬米夏麦，车载斗量，每年不知要向佃户收取多少，抢它一点不妨！周桥有姓邵的大户，刻薄成家，是个黑

心人，有米有钱，抢了一点不要紧。这两处都在武进县地界，可惜离此都只有五里多路，眼睛鼻子在一起，太近了；又都是个死地方。只有离这里十多里路的雪堰桥最为合适。镇上大户甚多，以吴家最有钱。雪堰桥在太湖边上，人家只疑心是湖匪干的，不会想到是我们这里去的；那镇上退路也多，即使阵上失风也有个逃走的地方。就是不知你脚路可熟？若不熟悉，还得由我陪你去走一遭。”张少云说道：“若要老大陪我一同去，可就麻烦了，一夜间要你老大赶三十里路，恐有些不便，何况还要上屋。你看天又不十分好，便让我一个人去吧。”曹大庚说道：“你有门路吗？”张少云想了一会，说道：

“老大，我想起来了。去年三月三，我到雪堰桥去游南山，得知这镇上有个财主叫吴有才。他的老婆在外面招摇。她和镇上一个小白脸有来往，那小白脸喜欢露相；吴有才却眼开眼闭，甘心情愿做死乌龟。小白脸曾经引了一帮人到吴有才家吃酒；我也被邀在内，所以屋内很熟悉。不如就到吴家发个利市吧。”曹大庚听了，连声叫好，说道：“吴有才是个大财主，平时重利盘剥别人，尽榨别人的油，如今还点油水出来也应该，这是不伤天理之事。阿弟，可以去得。你有壁见酥^①吗？没有，我去向更夫王老五借一把来。”张少云笑道：“这个可不必，我能上屋。”曹大庚说道：“挂白龙比掘壁洞要高级得多，你就干这上三路吧。”两人又讲了一些别的事，张少云便别了曹大庚，回转师父家。

张少云向师父罗云天请了个谎假，吃饱肚子，在夕阳快要下山之时，换了一套黑色夜行服装，出了南巷门，一直往

① 壁见酥，窃贼用以掘壁洞的工具。

雪堰桥而去。雪堰桥离陆区桥虽有十多里路程，但张少云脚头快，不消一个小时就赶到了。来到街梢，天色已暗。便拣个掩便处挨到一更时分，走小弄堂上了屋。张少云练就一身轻功夫，在屋面上行动，不管花猫、白猫、雄猫、雌猫，一只也没有他轻捷而无声。不一刻，已经到了吴家第一层的楼房屋脊。这夜，有些濛濛细雨，伸手不见五指，幸而张少云目力犀利，能够暗中见物。这吴有才的屋子，三间四厢，头二厢给合股开的米行做店面及仓库。第三厢是三间楼房，有走廊，还有一个大天井。天井靠东有个侧门，出去便是一条小弄。这三间楼房靠东一间是吴有才夫妻俩的卧房，中间是起座，靠西间的后房是婢女住的，前房又是书房，又是储藏室。厕所、厨房等等都在第四厢。张少云蛇行到簷头，来了个白龙取水，沿廊柱倒挂而下，翻腰直立，到吴有才卧房窗口，两扇六格玻璃窗紧闭，看进去黑魆魆没有灯光，也无声息。窗里不能进去，弄破玻璃有响声，会被人发觉。张少云向西走过一间，起座间的两扇门却敞开在那里，便走了进去。向东一看，奇怪！吴有才的卧房洋门半开半闭，容得一个人进去。张少云便挨进卧房，轻步走近床边，帐门双垂，帐中毫无动静，也无鼾声。张少云暗道：“岂不天助我也！”时不宜迟，随即从床横头转进后房衣箱间，袋中摸出万能钥匙开了大橱门，在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首饰匣，打开，在后窗口一耀，里面金光闪闪，谅来是金器，便拿了些些，戛戛份量，大约值得六、七十块钱。寻思：“五十块钱给了那个逼债阎王，余下的钱，就给姚家买米买柴，不就结啦！”便拿了一件金器，合上了小匣，仍归原处。恐有声响，抽屉也不推上，橱门也不关上，从原路来到起座间。想：“上屋呢，还是